

故事一百種

挖地道打破南京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6
11

97

827.81
119.3
:9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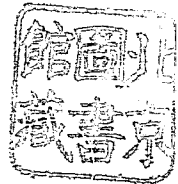
3 0528 0825 4



挖地道打破南京

挖地道打破南京

話說：太平天國二年，羣臣朝賀天王，既畢，大擺筵席，天王居中，同席陪宴的是東王楊秀清，北王韋昌輝，翼王石達開；其餘的人，便按官職大小，分別兩旁。酒至半酣，天王便降旨道：「我兵既克武昌，有衆五十萬，戰船四萬艘，仰賴上帝威德，可以殄清兵一決雌雄；不過從那條路進兵？還望諸卿共同商議。」翼王石達開啓奏



808428

道：『據臣愚見，陛下宜暫定武昌爲都城，然後臣弟願提一旅之師，道出襄樊，北伐中原；如若河南入了吾軍之手，燕都便可傳檄而定，不難把韃虜逐回滿洲，這是上策。』天王點頭道：『武漢居天下之中，雖然是四戰之地，然而安不忘危，可以激勵將士，愈益奮發；況且武漢旣爲交通樞紐，取高屋建瓴之勢，可以控制全國，朕擇定日期，便派卿誓師伐北便了。』天王說罷，便端起酒杯來，一飲而盡。誰知東王楊秀清却雙手齊搖道：『且慢，且慢，武昌四面受敵，易攻難守。如若吾軍北出中原，清兵搗我後路，傾全國之兵來取武昌，那時節竊恐中原未定，而武昌先有差池，吾軍回師不及，悔之晚矣。』天王一聽東王的話，說的也有理，便沉吟着道：『卿言是也，如此說來，北伐中原，還嫌太早；但不知依卿高見，該

從那條路進兵呢？」楊秀清道：「依臣弟愚見，金陵自古稱爲天府之國，物產豐富，土地肥沃，要是攻下金陵，進可以渡江，溯運河而北，退可以深溝高壘，濟兵不能飛越。況且北伐中原，第一件要緊事便是餉糈，萬一餉糈接濟稍遲，搖動兵心，誰任其咎？若能攻下了金陵，便以金陵爲天京，則江浙兩省，盡歸掌握；江浙財賦，甲於全國，我們好予取予求。所以臣弟以爲欲竟北伐全功，當在定鼎金陵之後……」一席話說的天王點頭不迭，當下便准了東王之奏，決定順流東下，直取白門，計議定當，便散了筵席。

再說天王點齊兵馬，整備船隻，吩咐分水陸兩路，向武穴九江一帶進發，由天王親自統率。發下令去，水路派唐正財爲主將，畢竟唐正財是水面上做過一番事業的，所以四萬多號戰船，擺

開陣勢，帆檣林立，旗幟鮮明，蔽江而下。陸路沿着長江兩岸，夾輔



奔長江下游而來。滿清官吏，望風披靡，不到幾天功夫，連克武

而行，派東王專管江北岸的一路，翼王專管江南岸的一路。天王御駕駐在一隻大號戰艦上，居中策應。浩浩蕩蕩，殺

穴九江安慶等地。滿清地方官的告急本章，如同雪片一般，尤其是向北京城裏送；清廷也着了真急，降旨命兩江總督陸建瀛堵截。那陸建瀛只得把長江水師提督請來，教他預備船隻道：『本部院奉旨迎戰，賊兵既有戰船，我們唯有在水面上堵截，相煩軍門點齊部下，聽候調遣。』那提督諾諾連聲而退，不多幾日，便來回報，說：『船隻都已準備齊全。』陸建瀛便排齊道子，一棒鑼聲，便到江口下船。畢竟總督和提督，是文武官員中的領袖，這時候總督奉旨出兵，便算是欽差大官，有屈那位長江水師提督，做了前部先鋒官。一路之上，却也威風凜凜，殺起騰騰，百餘號戰船鼓棹向西。霎時便過了和州烏江采石等處，陸建瀛便問左右道：『前面是甚麼地方？』他貼身的一名文巡捕，便上前請了個安，稟道：

「啓稟大人，前面離蕪湖不遠了。」陸建瀛便拔了一面令箭來，



子說的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所謂人和者，便是將相應

交給那文巡捕道：「你去傳知前部戰船，不得再進！」文巡捕應了一聲，拿了令箭，退出艙中，便坐了條舳板，向前方來傳令。那提督莫名其妙，便退到陸建瀛坐船上來稟道：「請大人的示下，此地距離賊兵還遠，爲甚麼大人要吩咐停止前進呢？」那陸建瀛見問，將眼睛一閉，眉毛一縷，腦袋在空間打着圈兒答道：「孟老夫

當和衷共濟，將相不和，兵家所忌；如今本部堂算是相，軍門你便算是將，咱們兩人十分要好，人和上已是占了勝著。其次再講到地利，要是我們再溯江而上，便要無險可守了；本部堂翻閱地圖，瞧見此間有東西梁山可以扼守，我們大可以據險自固，賊兵雖多，決難飛渡，那是地利上也就佔勝了。再講天時，這幾天天氣雖不曾轉暖，可是還晴朗；天時地利人和三樣湊合起來，定然殺的賊兵片甲不回，不日便可指望你我升官了。本部堂要是蒙聖上垂念破賊有功，內調進京，補授了軍機大臣，那時節兩江一席，便舍軍門其誰屬？……」陸建瀛說到這裏，又把腦袋在空中接連打了無數圈兒，使着文章調子，重複念道：「兩江一席，舍軍門其誰屬哉？噯！」這位提督也是個糊塗透了腦子的人，聽了這話，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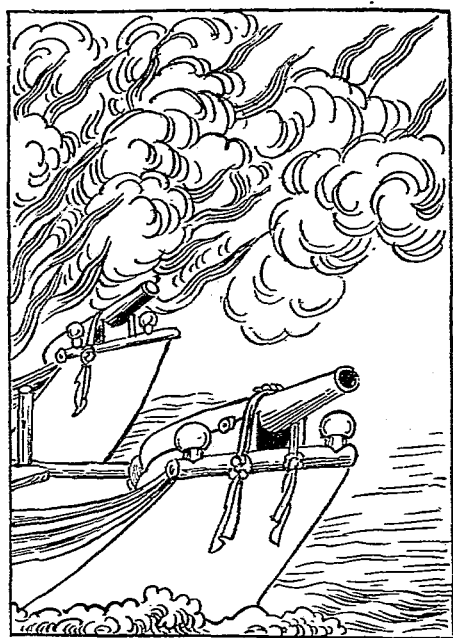
像自己真的坐上了兩江總督的交椅一般，情不自禁地站起身來，向陸建瀛屈了一膝道：『這個可全仗大人栽培。』慌的陸建瀛還禮不迭。當下計議停妥，陸建瀛真個傳令，和提督倆分守東西梁山，不再前進。布置停當，兩座山頭，却也刁斗相聞，彼此聯成一氣。初起幾天呢，陸建瀛戰戰兢兢，不敢怠慢，生怕敵兵殺來的時候，措手不及；可是接連過了幾日，上游動靜毫無，不但太平天國的戰船不見蹤影，連小兵也不會瞧見過一個。不但是陸建瀛，連他手下的兵丁們，也都慢慢地疎懈下來了。又值派去安慶城裏做細作的兵士回來報說：『安慶城中，補祝元宵，大放花燈；洪秀全楊秀清等一千人，正在設宴賞燈，一時不像會來攻打。』陸建瀛聽了，越發將心事丟下，便閒來喝喝酒，賦賦詩，依舊恢復了

那在南京總督衙中的常課。這一天晚飯時，喝了一口悶酒，飯罷，便站起身來，帶了個當差的，步出營門，擡頭看時，見那月亮缺了一隻角，掛在半天裏。湊巧自西而東有幾片雲彩，被風送着，在空中如同射箭一般，有時雲彩遮沒了月亮，及至雲彩走過去了，那半圓不圓的月亮兒，才又愁眉苦臉地，向着大地上張望。滿山樹木，罩在月光底下，非煙非霧地，好似籠上了一方蟬翼紗般。這梁山脚下，原來便是大江，所以陸建瀛不消幾步，便已到了江邊。只見浩瀟長江，鎮日價在自己腳底下向東流着；江上的樹木房屋，只騰得幾團黑影，看也看不清楚，就祇遠處有兩三隻漁船，船上點着燈火，在一星星地閃動。陸建瀛正在看得出神時，忽地當頭一聲怪叫，叫的陸建瀛毛骨悚然。擡頭瞧時，却原來是一頭鴟鵂，



在半空裏飛呢？正在心頭思量，猛可裏一聲吶喊，陸建瀛不免吃了一驚，低頭瞧時，却見部下的水師，那些兵艦停泊在梁山腳下的，此時船棚上忽地都着了火。其時恰值是寒天，船上的木料，和

躲在樹上，拔直了嗓子在叫着；湊巧這時半空裏偏偏又有一隊飛鳥在月色底下飛鳴而過，陸建瀛正在不解。這種禽鳥，夜間不回去宿在巢中，爲甚麼這個時候還



不小心到這一步田地，好端端會失起火來的呢！可笑陸建瀛他真是糊塗透了頂，天底下那有失火，會幾十條船同時失火的道理？不久一片紅光，上冲霄漢，照耀得江面上如同白日一般，便

蓋着的蘆蓆棚兒，都比往常乾燥，當然容易着火，說時遲那時快，一着了火，剎那間便烈燄騰空，不可收拾。陸建瀛出其不意的，禁不住連連跌足道：「混賬，混賬，怎麼

在這火光之中，照見每一隻兵艦週圍，有兩三條小船包圍着。這些小船上裝的全是火種，這才從恍然裏鑽出個大悟來，却原來是放火。再一瞧小船上旗號時，清清楚楚，寫的是『太平天國水師軍帥唐』九個大字，只聽得小船上喊殺連天，隱隱約在那裏喊道：『太平天國大兵到此，你們願降的快降，只不要放走了陸建瀛。』喊聲未絕，上游戰鼓鼙鼙，太平天國的水師戰艦，如射箭一般，順流而下，一字兒排開，簡直把整個的江面，給堵塞住了，正不知來了多少戰船。清軍這一般，出其不意，船棚上都着了火，兵丁們自睡夢中驚醒，穿衣服都來不及，別說抵敵，更別說救火啦。陸建瀛此時，酒意早已嚇醒，不過驚恐過度了，兩條腿好似釘住了的一般，休想搬得動分毫。說時遲那時快，一轉瞬間，太平軍

水師，已有船靠梁山脚下，廣西的老弟兄又是慣爬山路的，這梁



挖地道打破南京

山又不很高，爬上來如履平地一般；霎時間漫山遍野，遠望好比馬蟻擺陣。正在危機一髮之際，陸建瀛幾個親信的人，一瞧路數不對，便跑上來一個親兵，不由分說，將陸建瀛背上肩頭，灑開大步，覓一條小路，下了梁山，跳上了一條沒有着火的船，沒命的向下游搖去。好容易到了南京，陸建瀛嚇的寒熱交作，便吩咐把南京城門緊閉。太平軍沒人阻攔，浩浩蕩

蕩，直抵南京下寨。你道太平軍如何會飛將軍從天而下的呢？原來是東王定的妙計，故意先散放謠言，說太平軍在安慶補賞元宵，不想攻打南京，好讓清兵不作準備。那知暗中却封了三百條民間的小船，每船配置五名兵士，滿載着火種，教這些小兵，每三四條，認定着包圍一條清軍的戰艦，放起火來；然後再由唐正財帶領水師接應。果然清兵措手不及，太平軍便唾手得了東西梁山。其實說建瀛瞧見月光裏飛着的禽鳥，原來便是給太平軍進兵的時候，驚動了他們，才從巢中飛出來的呀。要是陸建瀛臨過陣打過仗，便早該瞧料到有人偷營劫寨，叵奈陸建瀛不知爭戰爲何物，當然要吃那們一個大虧了。如今梁山失守，南京門戶盡撤，太平軍兵臨城下，便把南京圍的水洩不通。天王知道南京溝

深壘固，易守難攻，須要準備長時間的交戰，所以合圍的第一天，便傳下令去，在城外築起營壘來。只三天功夫，築了營壘二十四



之盛，教清兵看了，股票不止。天王又把唐正財傳入帳中，命他把

座，守望相助，清兵要突圍而出，真是難若登天。從城頭上望出去，只見一座座的營壘，連綿不斷，旌旗密布，劍戟森嚴，兵士們按時鳴金擊鼓，聲勢

全部水師，從新洲大勝關起，接連排至七里洲爲止，幾十里路，中間沒有一點兒空隙；不過叮囑着慎防火攻，就把安慶封來的幾百條小船，編爲巡哨隊，分班巡哨，民船不得搖近戰船。太平軍似這們的分水陸兩路，攻打南京，人數號稱百萬，嚇的陸建瀛魂膽俱喪，只得閉城不出，一任太平軍在城外叫罵，總是給你一個不理會。太平軍欲待造了雲梯來爬城時，誰知城上矢石如雨，徒然折損了許多兵將，南京城却依舊文風不動。接連攻打了十多天，委實因爲南京城經明朝做過都城，所以城垣特別厚，憑你怎樣用心機，總是難於奏效。天王在中軍帳裏，兀是愁眉不展起來，這一夜二更以後，天王出帳巡視，見手下兵士，隊伍井然，有條不紊，再看南京城上時，燈火零零落落，士卒一大半已無鬥志，只不過

脅於上官的軍令，憑高下矚，也就不敢疎虞罷了。太平軍軍容雖盛，苦於無隙可乘，天王看了一週，回入帳中，便派人去將東王、北王、翼王三位請來。楊、韋、石三人，入得帳中，參見已畢，天王便道：『我們的隊伍，從遠道而來，所謂以勞待逸，利在速戰，可恨陸建瀛自知不敵，他竟堅壁清野，給你一個不理不睬；如若時期延捱得久了，不但清兵援師大至，怕他們裏應外合的來，奈何我們；便是退一步，假定一時不見有援師開到，我軍暮氣一生，須防出甚岔枝兒。朕再四籌維，苦無善策，所以奉屈三位替朕想個萬全的計較。』翼王、石達開啓奏道：『陛下忘了廣西老弟兄中間，有幾位是開鑛的鑛夫嗎？』天王點頭道：『不錯呀，豈但是鑛夫？我們老弟兄中間，還有不少是當初東王手下的燒炭黨咧。』天王說罷，

向東王微微含笑，東王也報以一笑，早聽得石達開繼續說道：「此刻便要 using 開鑿的老弟兄們了，陛下只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便可以破得金陵。」天王聞奏，登時大悅，便降下旨意，說：「就着翼王相機行事吧！」翼王領旨，回到自己營中，發下一枝令箭，教傅土營將軍進見。原來太平軍在金田起義之時，燒炭黨和開鑿的鑛夫們，爭着前來投效。後來兵出湖南，那道州郴州等處，煤鑛最盛，挖煤的工人，何止幾千？翼王石達開是個有心人，便派人去招撫那幾千鑛工，便全數來投了翼王。翼王特地把他們編成一隊，名叫土營，委他們的頭目，充任將軍。歷來戰役，開掘壕溝，修繕城池，都是派給土營去擔任的。閒話休提，言歸正傳，且說土營將軍，走入翼王帳中，撲的一聲，長跪在地，稟道：「末將參見王爺。」

千歲奉令旨呼喚末將，不知有何吩咐？」石達開道：「傳你來非爲別事，只因南京城垣堅厚，急切難破，奉天王聖旨，教開挖地道，



入地道之內，好點上藥線，使其轟炸。至於轟炸之後，那時便自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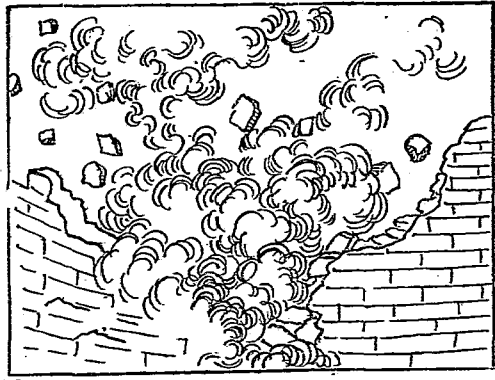
限你在十二個時辰之內，備齊應用物件，着手開挖。如若被城中發覺把地道填塞了時，你便須督卒部下，另行再挖，務必挖成，然後才好歇手。隨挖並須隨把火藥運

驍勇兵丁，蜂擁登城，這就與你無干了，你只要盡你挖地道的責任便是。倘若破了南京，天王重重有賞；要是你的部下，貪生怕死，不能把地道挖成時，本藩執法如山，決不寬容姑息，仔細你的腦袋吧！那土營將軍，口稱得令，石達開又在令箭架上，拔下一枝令箭來，遞在土營將軍手裏道：『如有臨陣退縮，不遵軍令的，一律軍法從事，准你先斬後報。好生幹去，不得違誤！』土營將軍把大令雙手捧了，諾諾連聲道：『遵王爺吩咐，末將告退。』翼王見他去了，又另各挑選出兩名驍將來，教他帶領敢死兵丁，照令行事。撥派停當，靜待到期攻打。單表土營將軍回到營中，召集全營官兵，轉述翼王令旨。好在這土營弟兄們，原是職有專司的，如遇堅城難下，便須開挖地道。他們本是礦工出身，能在礦穴之中，不

見天日的地方，停留三天五夜，那煤礦的礦穴裏面，是有煤氣的，平常人進去，不上一兩個時辰，便須窒息而死，他們却是練就了的本領，不論時間久暫，在礦穴之中，宛如沒事人一般。所以在開挖地道之時，憑你城裏的守兵，不時地發出炮彈來，想阻止他們工作，一時間煙霧迷漫，伸手不見五指；他們却能夠不慌不忙拿鏟子的拿鏟子，起土的起土，運送的運送，管火藥的管火藥，點火轟炸的點火轟炸，各司其事，一點也沒有懼怕的態度。要是城破了以後，太平軍進了城關，那修理城垣，填塞地道的種種工作，也是他們的責任，除掉此項專職以外，在野戰時，有時要掘壕溝，也得借重土營裏的老弟兄；此外殺敵致果，衝鋒打仗，却沒有他們的份。所以他們有事時，幾天幾夜，不得休息；沒事時，幾個月都

閒着，只是一天到晚睡覺，已經成爲常例。別的隊伍裏，便替他們起了一個外號，叫做開壠口弟兄。普通的事情，決不來找他們幫忙的，便是上官也另眼相看。如若攻破城池，由於開挖地道，那時節開壠口的弟兄，便算是首功，賞賚自比別營弟兄們特別優厚。太平軍部下，既有這一隊挖地道的專家，因此有恃無恐，每逢攻打堅固的城池，總使用這老法子。話休煩絮，且說土營兵士，奉了挖地道之命，不敢怠慢，便在儀鳳門外動起手來。原來太平軍行軍最普通的一種策略，便是以進爲退，欲擒故縱，譬如他們要準備退兵，在未退之先，必須進兵大殺一陣，好讓敵兵不防備，眨一眨眼已是撤退得干干淨淨，丟下一座座的營壘，全是空的，每每兵已退了三四天咧，敵兵兀是還不會知道。又如他們若是想要

攻打這一門，在猛攻之前，却偏偏接連兩三天丟下這一門不攻，猛攻的倒是別處城門，好出其不意，殺你一個措手不及。如今攻打儀鳳門，他們用的也是這老法子，接連幾天儀鳳門外，不見有太平軍前來攻打，老百姓們便額手相慶，以為有了一條逃生之路啦。誰知在一里之外，土營全體兵士，早已鏟子把泥土齊飛，邪許與鼓聲相應，他們的地道，已是掘到了城牆底下啦，可笑城牆上的守兵，兀是還做夢未醒。單表這條地道，只挖了三天功夫，便已工程告竣，土營將弁，一面稟報翼王，一面點上藥線。讀者也許知道炸藥的利害，說時遲那時快，藥線點上不到一盞茶時候，便聽得天塌地裂般的一聲響亮，地道裏炸藥一齊爆炸起來，頓時儀鳳門的城牆，立刻倒塌，露出一丈多長的缺口來。這一炸



肯放鬆，忙着要用泥土來把這缺口堵塞。所以這一趟他們故意多做些手脚，教那炸藥多炸一兩回，好把那堵塞缺口的清兵，一

不打緊，兩方軍士都忙了手脚，雲屯蟻附，不約而同，都擁同這缺口而來。然而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一轉眼間，這缺口底下埋的第二次炸藥，又轟炸開來啦。原來土營兵丁對於這挖地道的玩意兒，確是一齣拿手好戲。他們知道每逢地道挖掘成功，炸藥把城垣炸坍以後，守城的兵士，困獸猶鬥，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自然也不

古腦兒都送了性命。果然炸力很猛，把死屍拋出去有一二丈遠近，更有斷肢裂首，一條腿或是一顆腦袋，在半空裏飛的。土營兵丁們，這計策雖毒，然而殺人一萬，却也自傷三千。你道爲何？原來在第一次炸藥炸開缺口以後，太平軍這一邊，已有幾個不怕死的性急朋友，一聲吶喊，便揮刀挺矛，向缺口裏衝殺進去，想便借着這一炸之力，攻入城中。豈知他們得意忘形，正在缺口裏和清兵短兵相接之際，冷不防那腳底下的炸藥，却又第二次爆炸炸起來；炸藥是沒有睜子的，自然把攻城的自己人，也一齊炸死啦。再表守城的清兵，却也有不怕死的，炸藥爆發一趨，他們便堵塞一趨，始終不會讓太平軍殺開過一條血路。然而憑你驍勇敢死，前仆後繼，畢竟逃不過翼王石達開的神機妙算。說時遲那時快，守

城的清兵，正當百折不回，在極力堵塞那缺口之際，誰知飛將軍從天而下，驀然間有兩彪軍馬，却從城裏殺將出來，殺到了城頭上，一律都打着太平軍的旗號。爲頭的兩員大將，一員是位英俊少年，一員是位是面書生，原來一個便是陳丕成，一個便是李以文。可憐那些堵塞缺口的清兵，他們目不旁瞬，但知顧着前面，以爲只要不放太平軍從這缺口攻進城，太平軍身上既不會長着翅膀，料想這一趟挖掘地道，又勞而無功，南京城是決不會給他們攻破的。可笑清兵，這穩瓶抱的太牢了，絕沒有防備到陳丕成、李以文會從背後殺上來的。却原來這是翼王定的錦囊妙計，他早從偏僻裏面，選出了陳丕成、李以文兩名驍將來，教他們帶領敢死兵丁，乘着儀鳳門地道轟發，清兵手忙腳亂之際，銜枚疾走，

揀那三山門清兵守衛單薄之處，架起雲梯。陳丕成舞着短刀，頭一個爬上城去，劈面便遇着個老弱的清兵。陳丕成輕輕的把刀尖兒向那清兵咽喉裏只一挑，那清兵便摔向城牆底下，撲通一聲響亮，已是掉向城濠裏面水中去了。這時李以文在後邊督戰，便也催動兵丁，如同螞蟻一般，都往城牆上爬去。此時守衛三山門的清兵，精銳的一部分，因為知道儀鳳門地道轟發，城防吃緊，所以都去儀鳳門救應去了，只留下些老弱殘兵，在此地充幌子，那裏是陳李兩人的對手，便容易，給兩個把南京城給攻破了。陳李二人，放心不下儀鳳門那邊，所以進了城關，第一件事，便是到儀鳳門來接應，這便是太平軍從背後殺來的原因。當下二人你一槍我一刀，使的神出鬼沒，殺那清兵如同滾瓜切菜。

一般，把儀鳳門堵塞缺口的清兵，殺的東竄西奔，神號鬼哭，當下放進了大隊太平軍。陳李二人才又回身率領全軍，來和城中的清兵巷戰。兵法上有句成語叫做『先聲奪人』，清兵知道三山



門儀鳳門都已攻破，那裏再敢戀戰，只得三十六着，走爲上着，各尋生路，只恨爺娘少生兩條腿。李以文便和陳不成商議，分兵兩路，向着總督衙門包抄。其時滿洲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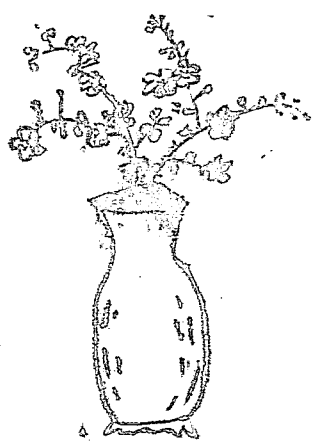
軍祥厚帶領部下八旗兵正想出城逃命，却好撞着陳丕成，手起刀落，把祥厚斬於馬下，其餘旗兵，全數做了刀頭之鬼，不曾走得一個。提督福珠洪阿是個蒙古人，聽說祥厚有失，便想前來接應，誰知和陳丕成戰不到二三十個回合，便被陳丕成輕舒猿臂，生擒活捉過來，丟向地下，教兵士們網了。

再說李以文風馳電掣，向總督衙門而來，路上却偏偏遇見了兩江總督陸建瀛。只見他青衣小帽，想冒充百姓，出城逃命，李以文大喝一聲，挺槍便向陸建瀛心窩裏刺來，嚇的陸建瀛魂不附體，向地下只一蹲，宛似刺蝟般縮成一團。李以文冷笑了一聲道：『這廝這們不中用，大概是個文官，孩子們，快給我將這廝拿下，停一會解往翼王跟前，聽候發落吧。』兵士們轟雷也似答應。

一聲，取出繩索來，四馬攢蹄，便把陸建瀛綁了。你道李以文如何會識破陸建瀛的呢？只爲此時兩軍正在巷戰，老百姓們，早已把大門關得緊騰騰地，還有那個潑天的大膽，敢在路上走呢？所以他想這人定然是個滿清軍隊中的重要個物，況且陸建瀛滿身官氣，細心些的人，一看便知道。原來他得了城破的消息，逃命要緊，不免喬裝改扮的匆忙了些兒，身上衣服，雖已換了青衣小帽，脚下的一雙靴子，却還不曾換得，便是老大的破綻。於是李以文和陳丕成會合在一處，佔領了總督衙門。陳丕成忙着指揮手下，打掃出幾間屋子來，準備迎接天王聖駕。李以文却忙把檔案室封鎖起來，甚麼地圖冊籍之類，不准兵士們亂動。忙亂了好一會，在城外的東王北王翼王，已是帶領了文武百官，隨扈天王進城，

便將總督衙門改爲宮禁，天王便駐蹕在裏面。翼王這時又來下令箭一枝，教陳丕成、李以文二人在城中搜索滿清餘孽，直待過了三天，才下令封刀。這時天王便降旨改南京爲天京，大興土木，把總督府擴充改造。天王府定服制，招募蘇杭織造工匠，定織綾羅綢緞，備製冠裳之用。大封功臣，加東王楊秀清爲左輔正軍師，北王韋昌輝爲後輔副軍師，翼王石達開爲左軍主將，秦日綱爲頂天侯，仍兼攝天官正丞相，胡以光爲護天侯，仍兼攝春官正丞相，賴漢英爲金殿右檢點，羅大綱爲金殿左檢點，曾其養爲金殿左指揮，林鳳祥爲金殿右指揮，羅瓊樹爲恩賞丞相。又因爲陳丕成、李以文破城有功，所以授陳丕成爲金殿右副指揮，加封李以文爲地官副丞相。天王知道陳丕成和李以文兩人都是少年英

俊，將來才堪大用，定然可以左輔右弼，爲天王股肱之臣，因此特別加恩，教陳丕成改名陳玉成，李以文改名李秀成。後來這兩個人，果然立了不少功勞，一封英王，一封忠王。



1.67
9.3
07

